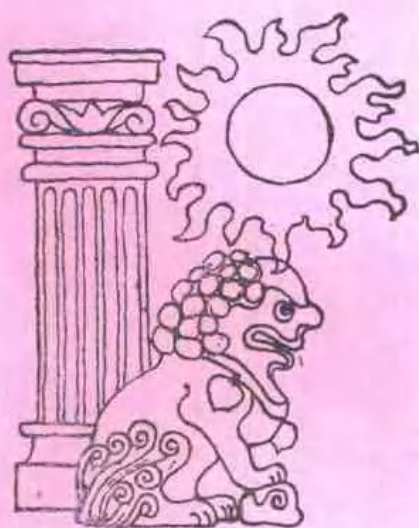


洪秀全的故事



HONGXIUQUAN DE GUSHI



洪秀全的故事

吴润霖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洪秀全的故事

吴润霖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(上海延安西路1539号)

上海市联昌印刷厂排版

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5 1/32 印张 5.872 插页 2 字数 134,000

1985年12月第一版 1986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—5,600

ISBN7-5324-0285-1/K-20(儿)

定价: 1.85元

前 言

洪秀全(1814—1864)，原名仁坤，小名火秀，广东花县官禄埗村人。他出身于农民家庭，小时候曾在村塾里读书，十八岁开始自己也当上了塾师。

1828年起，洪秀全屡次应试都告落第，十分愤激。当时正是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的年月，他深受刺激，便从农民阶级的愿望出发，吸取西方早期基督教教义中的平等思想，于1843年6月创立拜上帝会。第二年，他和冯云山先后在广东、广西传教，组织群众，写出《原道救世歌》、《原道醒世训》、《原道觉世训》等一系列文献，提出尊崇唯一真神天父皇上帝和“天下一家，共享太平”的口号，为此后的行动奠定了理论基础。

他们在广西紫荆山区，先后和杨秀清、肖朝贵、韦昌辉、石达开等结为异姓兄弟，组成领导核心。并于1851年1月11日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举行起义，建号太平天国，洪秀全称天王。9月攻克永安州后，他封杨秀清、肖朝贵、冯云山、韦昌辉、石达开为东、西、南、北、翼王，由东王节制各王。第二年，他率军出广西，经湖南，入湖北。在进军作战中，南王冯云山、西王肖朝贵先后不幸牺牲。

1853年1月，洪秀全率领太平军攻克南京，改称天京，定为都城，颁布《天朝田亩制度》，又分兵北伐、西征。西征军取得了胜利，而北伐军在震惊京、津后，因孤军深入而失败。1856年，因为杨秀清专权跋扈，致使洪、杨矛盾激化，韦昌辉乘机血洗天京城，而第二年石达开又负气出走，太平天国因连遭巨变而危机深重。洪秀全及时地提拔陈玉成、李秀成主持军事，后来又让洪仁玕出主朝政，才扭转了颓势。

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，清朝开始和外国侵略势力相勾结，加紧镇压太平天国，相继夺走了名城重镇，用重兵包围住天京。洪秀全未能接受李秀成“让城别走”的建议，在孤城中困守，终于在1864年6月病逝，天京也随之陷落。

在鸦片战争失败后，清朝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相勾结，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岁月里，洪秀全最早奋起向西方寻找真理，以谋求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。

他统率了千百万农民大军，进行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时间最长、规模最大、影响最深远的农民革命战争，兵锋所及，猛烈地扫荡了封建制度和宗法思想，还和外国侵略者直接对阵，保卫了民族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。洪秀全由于受到时代条件和阶级地位的限制，不可避免地存在缺点和错误，导致革命最终失败于中外敌人的联合进攻之下。

但是，在他一生活动中，功绩是主要的。他在斗争中表现出的大无畏气概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，充分表明他是农民阶级的杰出代表。

《洪秀全的故事》是为少年朋友们编写的书。它用故事的

形式,介绍了这位杰出的农民领袖的光辉一生,故事的主要情节都据史实编写,但在细节方面作了某些艺术加工。书中如有缺点和错误,希望广大读者不吝赐教。

作 者

于1987年去国前夕

目 录

前言.....	1
一、广州应试.....	1
二、落第归来.....	7
三、创立拜上帝会.....	13
四、出游天下.....	16
五、分头进行.....	23
六、乌云四合.....	28
七、夜摆火把阵.....	34
八、秣马厉兵.....	39
九、团营.....	45
十、金田起义.....	50
十一、东乡登极.....	56
十二、永安封王.....	62
十三、突围北上.....	67
十四、艰苦转战.....	73
十五、向武汉进军.....	79
十六、攻克武昌.....	84

十七、挥师东下·····	89
十八、建都天京·····	96
十九、北伐和西征·····	104
二十、加强天京的防卫·····	109
二十一、东王专权跋扈·····	115
二十二、韦昌辉血洗天京城·····	121
二十三、石达开负气出走·····	129
二十四、力挽狂澜·····	133
二十五、洪仁玕来到天京·····	139
二十六、解围与东进·····	146
二十七、西征受挫·····	150
二十八、和“番鬼佬”对阵·····	158
二十九、天京保卫战·····	165
三十、天王殉难，天京陷落·····	171
三十一、尾声·····	17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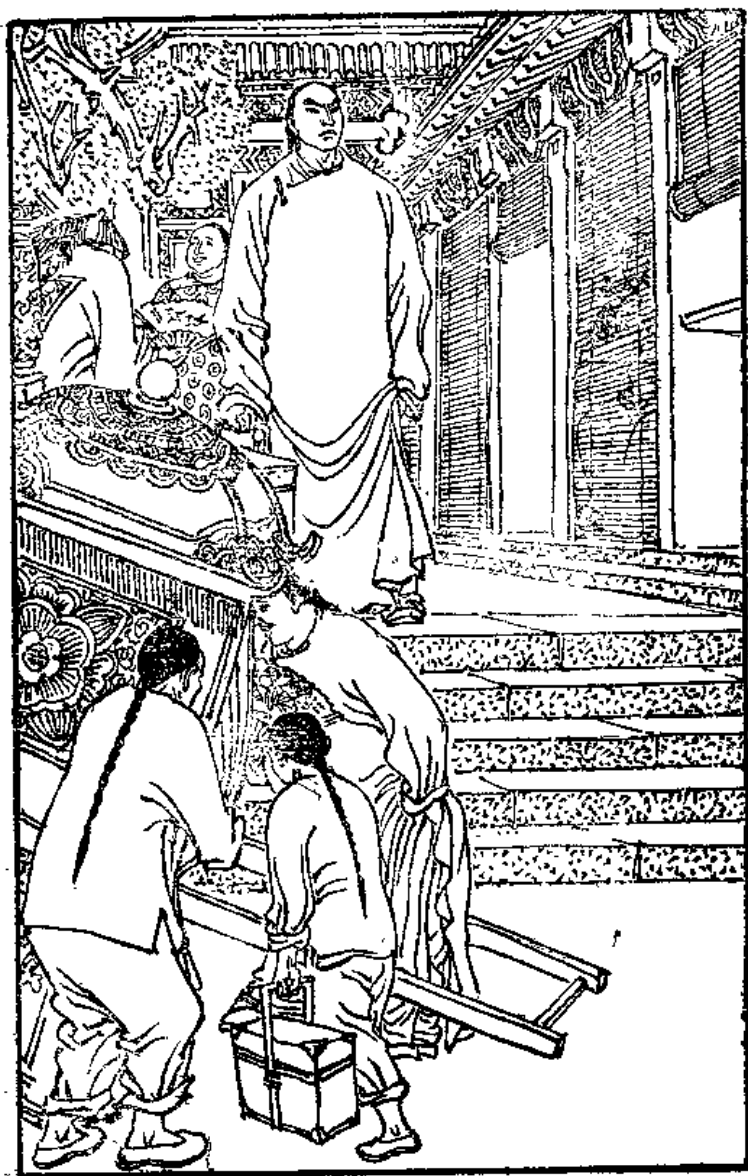
一、广州应试

深秋，南方的广州还是那么溽暑灼人。在炎炎赤日的照射下，高大的梧桐树互击着绿色的手掌，绿荫下阵阵蝉鸣，打破了街巷里的静寂。

贡院里考选秀才的考试，已经一连举行了几天，这时刚刚结束，邻近各县前来应试的士子，都如获大赦似地陆续散出考场来。

一个衣着朴素，身材不很高大，但气宇轩昂、肤色黝黑的年轻人，带着疲惫的神态，手提文具篮，也跨出了贡院高高的门槛。他随着人群、沿着长街缓缓走去。忽然，一辆装饰华丽的马车飞驰而来，从他身旁掠过，扬起了呛人的烟尘。他急忙向道旁避让，身后又传来粗暴的喝道声。原来是几乘小轿，由汗水淋漓的轿夫们抬着，飞也似地向前跑去。气喘吁吁的书僮拎着食盒、文具篮，跟在轿后一路小跑。轿里坐着的是富贵人家的子弟，也是应试完毕的士子。

长街上这位蹒跚而行的年轻人，就是日后做出了一番轰轰烈烈大事业的洪秀全。当时名叫仁坤，小名火秀。他出生在广东花县的一户农家，从小帮着家人担柴、拾粪，后来又在村里当了教书先生。当初，父兄们省吃俭用，供他念了几年书，



原指望他能和当时的有些念书人一样，在科举场上博得功名，捞个一官半职，也好改换改换门庭。可是，这对农家子弟来说，是谈何容易啊！他已前后应试三次，每次都名落孙山。因此，他这时从考场里出来，心情是忐忑不安而又复杂的。

这年，清朝道光二十三年（1843年），是鸦片战争过后的第三年。广州是战后被开放的五個通商口岸之一，已成了外国侵略势力侵入中国的一个入口。珠江江面上桅樯如林，停泊着许多外国商船和武装走私船。

珠江边的长堤码头上，商货云集，热闹非凡，人来车往，昼夜不绝。苦力们哼着沉重的劳动号子，把一箱箱洋货从船舱背上岸；成箱的毒品鸦片，也被当作商品，公然大批地运进中国。

“吭哟，嗨哟！”一船船鸦片烟运来了。

“吭哟，嗨哟！”一船船白银、原料装走了。

就在这长堤码头穷年累月、如泣如诉的号子声中，中国被搜刮得国势衰微、民穷财尽。侵略者不仅假借“通商”加紧掠夺中国人民的钱财，还向清朝政府勒索战争赔款。清朝政府又向哪里去找这许多战争赔款呢，还不是滥加捐税、横征暴敛，拼命向老百姓身上压榨。那些贪官污吏、地主豪绅仗着官府的实力，又趁火打劫，进行搜刮。因此，自从鸦片战争后，中国的老百姓遭受着内外两重盘剥，无论城里、乡下，都有许多破产失业、倾家荡产的人。

广州城里到处徘徊着走投无路的游民，不少打着赤膊的汉子守在长堤码头上，寻找苦力活维持生计；干不了力气活的人，便沦为乞丐。因此街头巷尾成群的男女老少，蓬头垢面，

伸手向人乞讨。

基督教随着商品也进入中国。这天，龙藏街转角处的树荫下，聚集着一伙人，人群中传出了外国传教士生硬的中国话：“天父爱世人，把他的独生子耶稣派到世上来，拯救世人……”

从考场出来的洪秀全，恰好路过这里，也好奇地上前去张望。他一眼便认出，那个传教的外国人，是曾在街上见过的。他身旁还站着一名中国人。两人的外衣上，都罩着一件长到膝盖的白竹布马褂，马褂的前胸、后背，都用墨笔写着《圣经》上的字句。那中国人还不时地向围着听讲的人，散发手里的小册子。

这情景使洪秀全忽然想起，几年前来广州应试时，也曾从他们手里得到过一本传教的小册子——《劝世良言》。只是，他把小册子带回家后，没有仔细翻阅，便束之高阁了。

洪秀全停下来继续谛听。只听得那外国人讲道：“天父上帝是人人共有的父，天下人都是上帝的子女……”

洪秀全默默观察一下身边听讲的人，只见都是些衣衫褴褛(lán lǚ)、流落街头的穷人。这些人都听得那么出神，个个仿佛都陷入了沉思冥想之中。

他们怎么这样出神呢？他们究竟在想些什么呢？……这使洪秀全感到惊奇，当然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洪秀全一路走，一路思考，走回了住处悦来客栈。

客栈坐落在距离长堤不远的十三行街尽头。走进门，一股浓烈的鸦片烟味，就扑鼻而来。这些年来，由于烟毒泛滥，

连这样的小客栈里，也横七竖八地开着不少烟灯。一群懒懒散散的人拖着长辫子，成天躺在如豆的烟灯旁吞云吐雾。烟毒把他们一个个熏得骨瘦如柴，两肩高耸，精神萎靡不振，真是三分像人、七分像鬼。

洪秀全继续逗留在广州，是为了等候发榜。在这家悦来客栈落脚的，不是商贩，就是做手艺的、赶脚的、闯江湖的。这些南来北往、九流三教的旅客，渐渐都成了他的朋友。

一天，洪秀全没事，正和这批朋友海阔天空地闲聊，忽听得门外人声鼎沸，脚步声杂沓。他连忙披衣外出，寻声赶去。

只见十三行门前围着一大群愤怒的人，都在高声叫骂，向门窗里投掷砖头石块、火油瓶。不一会就有几处起火，冒出了浓烟。

十三行也称“洋行”，是清朝政府特许设立的、经营对外贸易的商行。这些可恶的行商，竟然勾结洋人、盘剥欺压老百姓，早已激起了人们的愤慨。

火起之后，大队清兵即刻赶到，护卫着十三行。蛮横的清兵用枪托向人砸打、驱赶，把围着的人群驱散。被赶的人，边跑边愤怒地叫骂。

这一幕落在洪秀全的眼里，更增添了他胸中的愤激。

晚上，因为屋里闷热，旅客们冲凉过后，各人拖着噼里啪啦的木屐，都纷纷聚集到客栈的后院里来乘凉，又七嘴八舌地议论起白天发生的事情来。

“大清的官兵居然护着洋鬼子，只会欺压自己百姓，真是太不像话了！”老江湖王五，喷出浓烟，愤愤地说。

“嗨！还不就是那句话：‘官怕洋鬼子，洋鬼子怕百姓，百姓怕官！’”小贩朱老头吐了口唾沫，又说：“这十三行实在可恶，运销洋货，为虎作伥，坑害自己中国人！如今家家布店里洋布堆积如山，土布哪还有销路！害得乡下的纺织娘只好把布机都停了。这样下去，乡下人吃喝靠什么！”

那手艺人林师傅，原蹲在一角，自顾自地使劲抽着旱烟管，这时也忍耐不住，开口了：“那洋货中的鸦片烟，才叫厉害呢！广州城里开设的烟馆，如今至少也有五六百家。要不了多久，全城都是大烟鬼了！”

赶脚的孙飞，用蒲扇拍打着双腿驱赶蚊子，越拍心里越烦，也插嘴说：“乡下还要不得了呢！‘番鬼佬’来广州，乡下人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，真是种田人身上三把刀：徭役苦，租米重，利钱高！我们那里，一个黄花大姑娘才卖一两银子，真是什么鬼世道啊！”

大家讲的都是实话，洪秀全十分清楚。他心里也像烧着一团火，愤愤不平地说：“我们得州府，这些年年有灾荒，不是水淹，就是干旱，蝗虫满天飞，老百姓真是苦不堪言啊！”

就这样，你一言我一语，大家唉声叹气地直谈到深夜，散去时无不怀着沉重的心情。

“官怕洋鬼子，洋鬼子怕百姓，百姓怕官……”这是洪秀全听到的一句新鲜话。他躺上床后，对着皎洁的月光，反复琢磨这句回响在耳际的话，久久不能入睡。

“……官怕洋鬼子……百姓怕官……”今天发生在十三行门前的一幕，不正说明了这一切吗！但是洋鬼子是不是果真

怕百姓呢？如果百姓真能叫洋鬼子害怕，那么，是不是能叫官见了也害怕呢？……

他就这么朦朦胧胧地、断断续续地思考着，耳听得窗外秋虫啧啧，东方已渐渐地吐露出鱼肚色。

二、落第归来

在烦闷、期待和焦虑不安之中，许多天过去了。真是度日如年啊，总算盼到了贡院发榜的一天。

这天，天色微明，洪秀全就早早披衣起床了。他匆匆朝龙藏街赶去，离贡院老远，就已望见红榜前面人头挤挤。他摒住气息，按捺住激动的心情，向人堆里挤去，怀里像揣了个砰砰直跳的小鹿。

他就着晨曦，将榜文从头至尾匆匆地看了一遍，没有见到自己的名字，心跳得更急了。他强抑住心跳，再从头至尾细细地找，仍然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！他的心往下一沉，全身血液好像都拥上了脑门，只听得耳边轰然巨响。糟透了，这回又名落孙山！

洪秀全木然地站在街角，眼望着川流不息的看榜人，有的兴奋，有的悲哀，有的相互拱手，也有的垂头丧气……许久，他才像是从梦中醒来，悄悄抽身离去。

新的一天开始了，广州街头又逐渐呈现出繁忙的景象。刚开门的茶楼已是高朋满座，一笔笔交易在这里紧张地进行；长堤码头上悲愤的号子声，又高唱入云；长长的苦力队伍向前挪

动，开始了生活的挣扎；十三行街上洋人的马车奔驰而过，是那样的趾高气扬……

这第四次落第，使洪秀全感到真正心灰意冷了。他迈着沉重的步伐沿街踟蹰(zhí zhú)，最后跨进了客栈的大门。

老朋友们见他满脸沮丧的神色，免不了前来劝慰。在这些人中，王五算得最见多识广的了，他用婉转的语调劝说道：“洪先生，想开些吧。年年科场高中的，还不都是那些官绅、地主大户人家的仔，哪有你种田人的份呢！你先生大可不必再吃这份寒窗之苦啦！”

洪秀全一一谢过了朋友们的好意，打点了一下行装，当天就搭船回家。

在夜幕笼罩下，喧闹的广州城渐渐从背后隐去，拂面的江风送来了清新的凉意。几番科场失意的痛苦经历，给了这农家出身的知识分子以强烈的震动，使他如梦初醒。在广州目睹的一切，这时又在眼前一幕幕地展现，点燃了他胸中的怒火。面对滚滚东去的江水，他吟出诗一首：

“龙潜海角恐天惊，暂且偷闲跃在渊，
等待风云齐聚会，飞腾六合定坤乾！”

片片白云，悠悠苍天。洪秀全一路上沉思默想，盘算着新的出路。

船到花县，他离船登岸。翻过丫髻(jì)岭去，官禄埗(bù)村他家的几间瓦屋，就已经在望了。

在田间忙于收割的哥哥仁发、仁达，见洪秀全回来了，忙不迭地丢下手里的镰刀，赶来问讯。洪秀全只是摇头，叹息不语。

回到家中，正在升火做饭的妹妹宣娇，连忙从灶背后走出来，上前接过哥哥手里的包袱，探问道：“火秀哥，这次考得可好？”

只见满脸怒气的洪秀全，也不答话，发疯似地把书籍、笔砚甩得一地，嚷道：“我再也不应清朝的科举了，再也不穿清朝的服装了！等着瞧吧，瞧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！”

洪秀全已经断绝了科举仕途的念头，决心开辟一条新的生活道路。

“火秀哥，火秀哥。”第二天一早，一个眉清目秀的青年人，在门外喊着洪秀全的小名，直奔进来。他是洪秀全的族弟，名叫洪仁玕(gān)，也在附近的村里教馆。他是闻讯后，特地赶来劝慰洪秀全的。他慷慨激昂地说道：

“当今的科场弊窦太深，不能选拔真才。官家子弟都靠贿赂活动录取，普通念书人直到两鬓白发也不得一中，因此得中与否全不在于考试的成绩高下。火秀哥，你也应试多次，我看应该及时猛醒，考虑改弦更张了！”

他这一席话，直说到了洪秀全的心坎上。近几天来，他也正在琢磨这件事，想过摆在自己面前只有两条路：要么屡次不中而屡次应试不辍，直到白发苍苍一事无成；要么当一生塾师，终老林泉。可是这两条路他都不甘心走。特别是在广州的